

回鶻文與漢文《十王經》圖卷

馬小鶴*、汪娟**

摘要

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（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）收藏了高昌（Qočo，今吐魯番）出土的回鶻文《十王經》30多個殘片，另有10個漢文《十王經》殘片。日本天理圖書館收藏了張大千（1899-1983）收集的《敦煌遺片》1和2也可能是回鶻文《十王經》殘片。俄國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（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）收藏了俄國駐烏魯木齊總領事克羅特闊夫（Nikolaj Nikolayevich Krotkov，1869-1919）所收集的6個回鶻文《十王經》殘片，其中兩個殘片可以綴合。本文將這些回鶻文《十王經》殘片中較為完整和有代表性者與漢文《十王經》圖卷做一比較。

關鍵詞：《十王經》、十王圖、回鶻文、漢文

*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國研究館員。

**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教授。

Old Turkic and Chinese Fragments of the Illustrated

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

MA Xiaohe^{*} and WANG Chuan^{**}

Abstract

The Museum of Indian Art (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) in Berlin, Germany has collected more than 30 fragments of the illustrated *Scripture of the Ten Kings* (十王經 / *Shiwang jing*) in the Turkic language unearthed from Gaochang (Qocho, present-day Turpan), as well as 10 fragments of the *Shiwang jing* in Chinese. The Tenri Central Library in Nara, Japan has collected the “Dunhuang Relics” 1 and 2, collected by Zhang Daqian (1899-1983), which may also be fragments of the old Turkic *Shiwang jing*.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in St. Petersburg, Russia has collected 6 fragments of the old Turkic *Shiwang jing* collected by the Russian Consul General in Urumqi, Nikolaj Nikolayevich Krotkov (1869-1919), including two Fragments can be conjoined.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se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s of the Turkic and Chinese fragments of the *Scripture of the Ten Kings*.

Keywords: *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* (*Shiwang jing*), Illustrations of ten kings, Old Turkic versions, Chinese versions, Paintings on paper

^{*} Librarian for Chinese collection, Harvard-Yenching Library, Harvard University, USA.

^{**}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, Ming Chuan University.

一、前言

有關回鶻文《十王經》的收藏情況如下：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（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）收藏了高昌（Qočo，今吐魯番）出土的回鶻文《十王經》30 多個殘片，另有 10 個漢文《十王經》殘片¹。日本天理圖書館收藏了張大千收集的《敦煌遺片》1 和 2 也可能是回鶻文《十王經》殘片²。俄國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（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）收藏了俄國駐烏魯木齊總領事克羅特闊夫（Nikolaj Nikolayevich Krotkov，1869-1919）所收集的 6 個回鶻文《十王經》殘片，其中兩個殘片可以綴合³。牛汝極教授曾大致梳理過回鶻佛教文獻《十王生七經》的文本、整理者及參考文獻⁴。

德國學者勒柯克（A. von Le Coq，1860-1930）最早在 1913 年出版的《高昌》一書中刊佈了一幅吐魯番雅爾和屯（Yâr-choto，即交河故城）出土的紙本著色圖卷殘片（MIK III 6327），他寫道：「不能確定是中文還是回鶻文，因紙面上見不到一個字或符號。畫面上為一個陰間判官，穿中國式衣服，頭飾上有一塊小牌子，上面寫著一個漢字（？）。他面前擺著一張紅色的桌子，桌子上放著一卷展開的卷宗。桌子左側有一個穿紅色外衣的年輕人的頭部，戴著黑色小帽」。「正如許多其他畫面一樣，這幅畫目前也說不清其內容。不過我們希望，有朝一日能幸運地在我們得到的大量遺書中，找到解開此謎的鑰匙。」⁵

這個謎在 20 多年後，由日本學者松本榮一在《敦煌畫研究》中解開了：此畫中人物為中原形象，戴中式冠，於桌旁翻閱案卷。可推測其為十王之一。其旁可能還有冥官、童子等侍立，圖的一角可辨認出其中一部分。殘片上沒有回

¹ Teiser 1994, pp.235-236；中譯本：將 Qočo 誤譯為「庫車」（頁 211-212）。榮新江 2007，頁 774-801。

² Elverskog 1997, pp.103-104。

³ 張總2015，頁68-69、92。此文頁69所言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殘片6r則並非回鶻文《十王經》插圖本殘片，而為甲種吐火羅語（Tocharian A）佛經 *Daś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* 的回鶻語譯本殘片。參閱：<https://halshs.archives-ouvertes.fr/halshs-01447183> 此文頁54註10所言太史文（Stephen F. Teiser）所著 *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* 附錄4最後「相關的插圖」兩種之一並非「日本天理館藏回鶻文35片」，而是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藏回鶻文35片，具體見附錄8。

⁴ 牛汝極 2000，頁 187-189。

⁵ Le Coq 1913, Tafel 47.b. <http://dsr.nii.ac.jp/toyobunko/LFc-42/V-1/page/0167.html.en>；中譯本：頁 134。

鵑文，但人物的衣服形製反映出吐魯番地方特色。另，圖中的冠與敦煌發現的十王圖中樣式類似，年代同樣為 10 世紀左右⁶。德國學者葛瑪麗（A. v. Gabain, 1901-1993）也將此畫歸為《十王經》圖卷殘片，認為其頭冠類似中國國王的頭冠，頭冠後面有披風垂到肩上，這是回鶻王國最高等級貴族的習慣。冥王的內衣繫得很高，直到脖根，外面覆蓋著一件寬袖外套，還添上一條打活結的絲帶⁷。



圖 1 MİK III 6327⁸ 雅爾和屯出土的《十王經》圖卷殘片

我們將回鶻文《十王經》殘片中較為完整和有代表性者列為下表，分別依卷首說法圖、十王圖、放免生天圖的次序排列。首先借助於前賢對回鶻文的比定，再與漢文《十王經》圖卷做一比較，並進行校改，藉以釐清回鶻文《十王經》殘片及圖像內容的具體歸攝。

圖名	文書編號	回鶻文	圖像細節
1 卷首說法圖	MIK III 4957a		3 冥王
2 初江王	MIK III 8734	3 行	2 亡者
	MIK III 7248	4 行	1 判官、2 善男女
3 宋帝王		1 行	
	MIK III 151	3 行	1 鬼卒、1 亡者
	MIK III 6281		3 亡者
4 五官王		4 行	

⁶ 松本榮一 1937，上卷，頁 413-414、Fig. 107；中譯本：上冊，頁 240-241、Fig. 107。

⁷ Gabain 1971, p.28. Gabain 1973, Fig. 57.

⁸ Härtel and Yaldiz 1987. #59, pp. 134-135.

<https://depts.washington.edu/silkroad/museums/mia/yarkhoto.html>

5 閻羅王	MIK III 4698a + MIK III 7260e	11 行	1 善男、1 童子、1 獄卒
	SI 3133/4	5 行	1 王、地藏、1 侍者、1 判官、3 亡者、1 鬼卒、1 業鏡
6 變成王	SI 3133/4	6 行	
7 太山王、 8 平正王	MIK III 4647a		1 鬼卒
		6 行	
(8 平正王)	MIK III 7451		1 王、1 判官
		7 行	1 判官
9 都市王	MIK III 4647b + III 4690a		2 鬼卒、2 亡者
		2 行	
10 五道轉輪王	SI 1751	5 行	1 王、1 侍者、1 亡者
11 放免生天圖	MIK III 7256	5 行	六道輪迴
	MIK III 7246	6 行	1 武吏
	SI 1752	6 行	1 王、六道輪迴
		8 行	
	MIK III 6331	8 行	地獄城、狗、地藏
	MIK III 4535		地獄城、1 亡者、1 鬼卒、地藏

二、卷首說法圖

勒柯克在1923年出版的《中亞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》第2卷《摩尼教細密畫》中刊佈了高昌故城發現的一個紙本著色畫卷殘片（MIK III 4957a），它是與其他摩尼教抄本在同一時間、同一地點被發現的，因此放在這一卷裡。但勒柯克並不確定它一定是摩尼教藝術。畫面上表現了身著中式服裝的從左向右斜著排列的跪著的男子，他們每個人手中都持有一塊像小板一樣的白色物件，當即稱之為「圭」的笏板。右邊第一個男人的耳部上方和後面戴著一個打了結的頭巾，這經常出現在中國漢式風格的畫面中⁹。松本榮一識別為：三個中原風格服飾的人物戴冠持笏，可推測其為十王圖的一部分，並且明顯為回鶻文橫卷中的插圖，製作年代為10世紀左右¹⁰。美國學者古樂慈（Zsuzsanna Gulácsi）辨明此

⁹ Le Coq 1923, p.41, Tafel. 5a.

¹⁰ 松本榮一 1937，上卷，頁 412-415、Fig. 106；中譯本：上冊，頁 240、Fig. 106。（中譯本未譯出諸 Fig.的出處）

圖並非摩尼教繪畫¹¹。



圖 2 M1K III 4957a¹² 回鶻文《十王經》卷首說法圖殘片

我們可以將此圖與法藏漢文《十王經》P.4523 卷首說法圖（圖 3）做一比較：完整的說法圖中心是被帽錫杖的地藏菩薩，菩薩前十王分兩排跪坐持笏板，一般順序是：左邊五王從上到下依次為：第一秦廣王、第二初江王、第三宋帝王、第四五官王、第五閻羅王；右邊五王從上到下依次為第六變成王、第七太山王、第八平正王、第九都市王、第十五道轉輪王。菩薩下面是善惡雙童，右下方是道明和尚與金毛獅子。M1K III 4957a 上殘存的三個人物顯然很像左邊最後三個冥王。



圖 3 P.4523-1¹³ 《十王經》卷首說法圖

¹¹ Gulácsi 2001, p.258. M1K III 4957a 與 U5399r 等（回鶻語買房契）有疊壓關係。榮新江 2007，頁 668、787。

¹² <http://dsr.nii.ac.jp/toyobunko/LFB-2/V-2/page-hr/0079.html.en>

茨默 (P. Zieme) 將德國柏林勃蘭登堡科學與人文學院 (Berlin-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) 藏吐魯番回鶻文文書 U3892 + U3517, ll.25-34 與漢文《十王經》P.2003 (筆者作了校改, 下同) 比定如下:

taqï ymä antay kiši bolsar	在生之日,
ögin qangın ölürmiş ärsär	煞(殺)父害母,
ödsüz baçay sımış ärsär čxšapt tutmasar	破齋破戒,
üküş ud qoy quš taqïyu it layzın	煞豬、牛、羊、
ayuluγ yılan ulatı tınly-lariγ ölürmiş ärsär	雞、狗、毒蛇(蛇),
alqu ayır tsuy irinčü qılmış ol kiši	一切重罪,
köni tamu-qa kirmış krgäk	應入地獄,
on klp biš klp arđi üngüsi yoq	十劫五劫。
birök qayu k[iši]	若造此經,
burxan ät'özin itsär bázätsär	及諸尊像,
ol kiši-ning ädgü qılm[iš] qılınčı	記在冥案(異文:業鏡),
uluγ küzägü içintä otyuratı blgölüg közünür	身到之日,
an[ta] ärklig xan ögirär sävinür	閻王歡喜,
ötrü qamıγ ämgäklig üzütlär	判放其人,
ara säčip adırıp idip qoγur	
ol üzüt kiši [] tuysar bayay[ut] [d] [] čı	生富貴家,
azu ymä boşutır	免其罪過。 ¹⁴

回鶻文 *ärklig xan* 意為「強大的統治者」, 意譯「閻羅」。回鶻文《十王經》中其他王的名字多半是音譯漢文王名。《十王經》的主旨是亡魂生前可以預修生七齋, 也可以亡魂的親屬修七齋, 造經、造像, 那麼亡魂就不必在中陰滯留, 可以迅速經過十殿冥王, 投生三善道。如果不修生七齋, 親屬也不造經、造像, 則亡魂就會在各殿冥王那裡滯留受苦, 最後還會在三惡道中輪迴。

在回鶻文《十王經》圖卷殘片中, 可以通過圖像與文字辨認出來的主要有: 初江王、宋帝王、五官王、閻羅王、變成王、太山王、平等王、都市王與五道轉輪王等九殿, 印度藝術博物館所藏吐魯番出土漢文《十王經》殘片中則

¹³ <https://gallica.bnf.fr/ark:/12148/btv1b83028340/fl.item>

¹⁴ 他指出, 所殺的動物, 中村藏本 (Nakamura ms.) 只有五種: 「牛羊雞狗毒蛇」。回鶻文則作: 1) *ud*=牛; 2) *qoy*=羊; 3) *quš taqïyu*=雞; 4) *it*=狗; 5) *layzın*=豬; 6) *ayuluγ yılan*=毒蛇; 值得探究其是否譯自某種漢文本。*quš taqïyu* 字面意思是「鳥、雞」, 漢文的「雞」被翻譯了兩次。「豬」被翻譯成罕見詞彙 *layzın* (可能出自吐火羅文)。Zieme 1996, pp.407-408。英京、北大所藏十七種《閻羅王受記經》也均作: 「牛羊雞狗毒蛇」, 見蕭登福 1988, 頁 260。

可辨認出秦廣王、五官王、太山王、平正王等四殿¹⁵。

三、「第二七日，過初江王」

「第一七日過秦廣王」並未發現回鶻文殘片，但德藏 MIK III 4693b bis（圖 4）的漢文殘存「王向佛再陳情」和「齋聽說十王名」。漢文的左邊只殘存一張桌子、桌面上的卷宗以及桌子後人物的腿腳的一部分¹⁶。



圖 4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86 MIK III 4693b bis

我們將此圖與 P.2003-4 比較，可以將漢文復原為「閻王向佛再陳情，伏願慈悲作證明。凡夫死後修功德，檢齋聽說十王名」，漢文的左邊為秦廣王。



圖 5 P.2003-4¹⁷ 第一七日過秦廣王

¹⁵ 參閱張總 2015，頁 69。

¹⁶ Gabain 1971, p.29. Gabain 1973, p.66, Fig. 86.

¹⁷ <https://gallica.bnf.fr/ark:/12148/btv1b83028058/f11.item>

「第二七日過初江王」突出地描繪了罪人與善人的不同命運。回鶻文《十王經》有兩個殘片，一個是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藏吐魯番文書 MIK III 8734（圖 6），上部殘存 3 行回鶻文，下部殘存兩個半裸的人，其中一個戴著枷，他們的肚臍和膝蓋奇形怪狀，應該是淌水踏進奈河的罪人¹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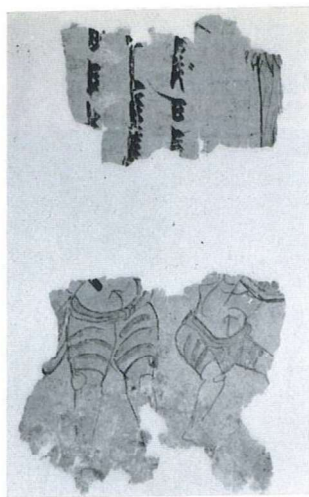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66; P. Zieme 1996, Fig.1 MIK III 8734

另一個殘片 MIK III 7248（圖 7）右邊有一個戴幘頭的判官，正在展開一個很長的案卷（當即「冥案」）。他左後方有一座橋，橋上有一男一女，捧著經卷，他們當即善男信女的亡靈¹⁹。

茨默將這兩件文書的回鶻文與 P.2003（對應回鶻文的漢文作**黑體**，下同），對照如下：

MIK III 8734

- | | |
|--|------------|
| 1 [ikinti yiti-dä] üzüt čoqon[g wang-qa tägir] | 第二七日過初江王 |
| 2 [amtī šlok] taqšutīn s[özläyür] | 讚曰： |
| 3 [ölmiš ki]ši üzüt [|] 二七亡人渡奈河， |

MIK III 7248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tü[män |] 千君（群）万隊涉江波。 |
| 2 ud bašly y[äklär |] 引路牛頭肩挾棒， |
| 3 yol yirči-läp uduzur : at [|] |
| 4 taržul tuta basa qu[| üčünč] 催行鬼卒手擎叉。 ²⁰ |

¹⁸ Gabain 1971, p.31. Gabain 1973, Fig. 76.

¹⁹ Gabain, 1971, p.30. Gabain, 1973, Fig. 64.

²⁰ Zieme, 1996, pp.402-403, 414-415, Fig.1, 2.

Čoqong [wang]當為「初江王（高本漢擬中古音 tɕʰiwo kəŋ ʃiwaŋ）」的譯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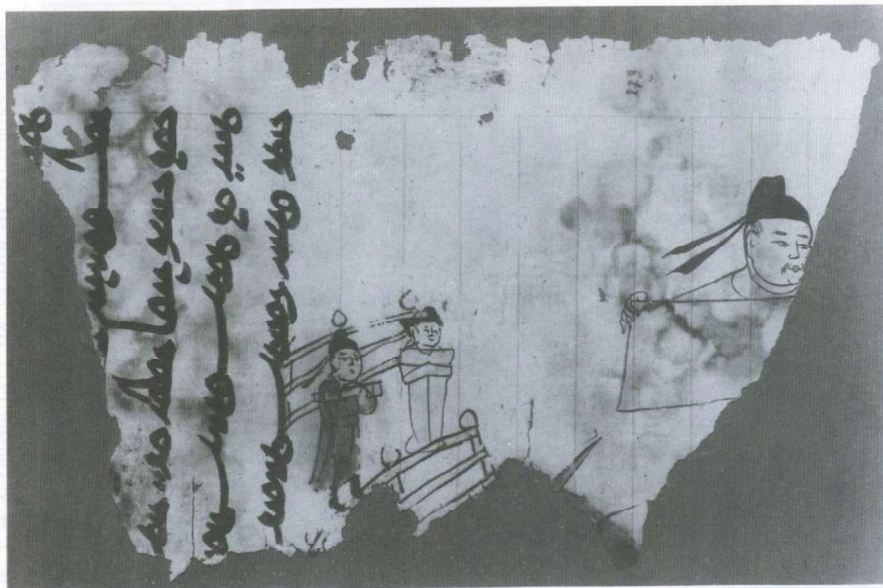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7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64; P. Zieme 1996, Fig.2 MIK III 7248

MIK III 7248 上草率描繪的橋上手捧經卷的男女在 P.4523 + Cft cii.001-4 (圖 8) 上畫得很精細：奈河上有一座橋，盛裝女子和手捧佛像的男子從橋上過河。這一對男女會順利經過每一殿而不必滯留。其他亡人則在奈河中掙扎，有一個蒙著眼睛，另一個帶著枷，第三個懷中抱著孩子，載沉載浮。初江王及雙童一邊的岸上坐著一個引路牛頭。對岸坐著一個手持叉棒的催行鬼卒，身旁的樹上掛著四件亡人的衣服，樹下有三個赤身露體的亡人。通過對比，顯現了罪人與善男女遭遇的天壤之別²¹。

²¹ 蕭登福 1988，頁 186、268。杜斗城 1989，頁 10、圖版 9。Teiser 1994, pp.33, 173-174, Plate 5a, 5b, p. 212；中譯本：頁 31、35、166、插圖 5a、5b、頁 192。



圖 8 P.4523 + Cft cii.001-4²² 第二七日過初江王

四、「第三七日，過宋帝王」

MIK III 7248 只保存了「第三七日過宋帝王」的幾個詞，但 MIK III 151（舊編號 6266，圖 9）保存了部分圖像和文句。MIK III 151 有 5 層，最上面的第 1 層紙本佛教繪畫及其襯紙破損後，第 3 層摩尼教絹畫才顯現，上面有一個摩尼教選民的頭像和兩行文字開頭的幾個字母²³。佛教繪畫《十王經》圖卷殘片右下角殘存一個鬼卒，頭髮直豎，猶如瘋狗，大眼圓睜，右手持一短棒，脖子上圍著一條紅巾。鬼卒屬於餓鬼道（*preta*）²⁴。畫面左上方只穿短褲、赤膊的人當代表亡靈。

²² <https://gallica.bnf.fr/ark:/12148/btv1b83028340/f4.highres>

²³ Gulácsi 2001, pp.168-169, Fig. 76.2, p.243.

²⁴ Gabain, 1971, p.31. 6266 誤作 6222。Gabain, 1973, p.60, Fig. 64.



圖9 MIK III 151 第三七日過宋帝王

茨默將 MIK III 8734 和 MIK III 151 的回鶻文經文與 P.2003 比定如下：

MIK III 8734

5 yiti bačay küntä tsung [ti wang-qa tägir] 第三七日過宋帝王

MIK III 151

1 []gqo uz[]

...

2 []u qanta []

3 [] qoviti qoqan wang bā[g kā]

各各點名知所在，

君君（群群）駟（驅）送五
官王。

回鶻文以 bačay kün 翻譯「日」，但從上下文看顯然指「齋日」，中村藏本（Nakamura manuscript，即日本書道博物館本）就作「齋」²⁵。tsung [ti wang]當為「宋帝王（suon tiei jiwaj）」的音譯。我們可將此圖與 P.2870-6（圖 10）作一比較：宋帝王右面的獄卒也是頭髮直豎，右手持一短棒，可能與 MIK III 151 上的鬼卒同出一源。

²⁵ Zieme 1996, pp.403-404, 416, Fig.3. MIK III 151 被誤列入第四殿，實屬於第三殿。禿氏祐祥、小川貫弑 1962，頁 264。MIK III 8734 的第 5 行是否誤抄在此，尚待進一步研究。



圖 10 P.2870-6²⁶ 第三七日過宋帝王

MIK III 6281 (圖 11) 殘存三個罪人。右邊的那個女子捲髮濃眉，大鼻闊嘴，面頰圓胖，目露驚恐。她看來既非回鶻人，也非漢人，而是粟特人，她的名字就寫在邊上。她的頭頸上戴著圓形盤枷，雙手戴著眼鏡形的手扭。她右手邊的男子可能是其丈夫，頭上還戴著頭盔，生前當為軍官，他也是胡人模樣，跪在地上，戴著手扭，邊上寫著他的名字：「這是雅閣路 (Yägrü)」。

他們右邊是第三個罪人，頸上戴著盤枷，手腳都拘束在一個扭裡，因此只能腹部朝下躺在地上²⁷。這幅圖像在回鶻文經文之左，當屬於「第三七日過宋帝王」。

²⁶ <https://gallica.bnf.fr/ark:/12148/btv1b525088758/f3.item.r=pelliot%202870.zoom>

²⁷ Gabain 1971, p.31. Gabain 1973, pp.56-58, Fig. 70. 關於刑具，參閱劉可維 2016，頁 138-144。



圖 11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70; P. Zieme 1996, Fig.4; MIK III 6281

五、「第四七日，過五官王」

茨默將 MIK III 6281 的回鶻文經文與 P.2003 對照如下：

1 [	q]o-qon wang bāg	第四七日過五官王 讚曰：
2 [	kök qali]γda asīγly	五官業秤向空懸，左右雙童
		業薄（簿）全。
3 [	]mz (mi?) atayu birür wang	轉（輕）重豈由情所願，
4 [	]r qaditsar ös	假（低）昂自任昔因緣。 ²⁸

Qo-qon wang 當為「五官王（*ɣuo kuan jiwan*）」的音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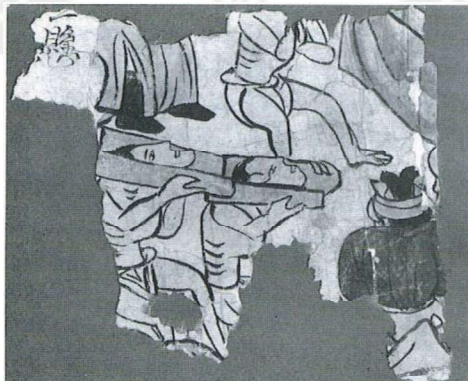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2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89 MIK III 4693e

²⁸ Zieme 1996, pp.404-405, 417, Fig.4.

漢文《十王經》殘片 MIK III 4693e (圖 12) 上面的漢字僅剩「[空]懸」，殘存兩個罪人戴著連枷，其上可以看到一個赤膊的罪人頸部以下，以及一個判官的下半身²⁹。

根據殘存的漢字「[空]懸」，可斷定其右面的圖像是「第四七日過五官王」。我們可將此圖與 S.3961-5 (圖 13) 作一比較：五官王的身後擺著業秤，圖像右側有三位帶枷罪人，其中有兩位也是連枷。



圖 13 S.3961-5³⁰ 第四七日過五官王

六、「第五七日，過閻羅王」

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藏文書SI 3133/4 (圖14) 描繪了第五殿，中心是頭戴旒冕的閻羅王，閻羅王前面豎著一面業鏡（回鶻文kılınč küzünüsü），鏡中顯示亡靈生前殘害的動物。從觀者角度看，閻羅王的左邊是地藏菩薩，有頭光與身光。閻羅王的右邊有兩個人物，上面的那個是雙童之一，下面的是手持筆、硯的判官。閻羅王下面有三罪魂，兩個戴枷，一個被鬼卒揪髮仰頭看業鏡。畫像左面的5行回鶻文只保存開頭的一些字母，但可以用MIK III 4698a上的

²⁹ Gabain 1971, p.31. Gabain 1973, p.67, Fig. 89.

³⁰ https://library-artstor-org.ezp-prod1.hul.harvard.edu/#/asset/MIDA_LIBRARY_12010391789

文字校補³¹。



圖 14 S.-Ch. Raschmann 2012 Fl.3. SI 3133/4 (SI Kr IV 2)

MIK III 4698a (圖 15) 右邊殘存三個人物，下面有一個凶神惡煞的側面頭像，張口狂吼，似在斥責一個罪人，其耳朵的位置上只畫了一個空的橢圓形，象徵他對罪人的爭訟充耳不聞³²。他的上面有一個手捧經卷的男子，可能就是親屬為其造了《十王經》，因此可以迅速順利通過閻王殿的善男亡靈。其右面可能是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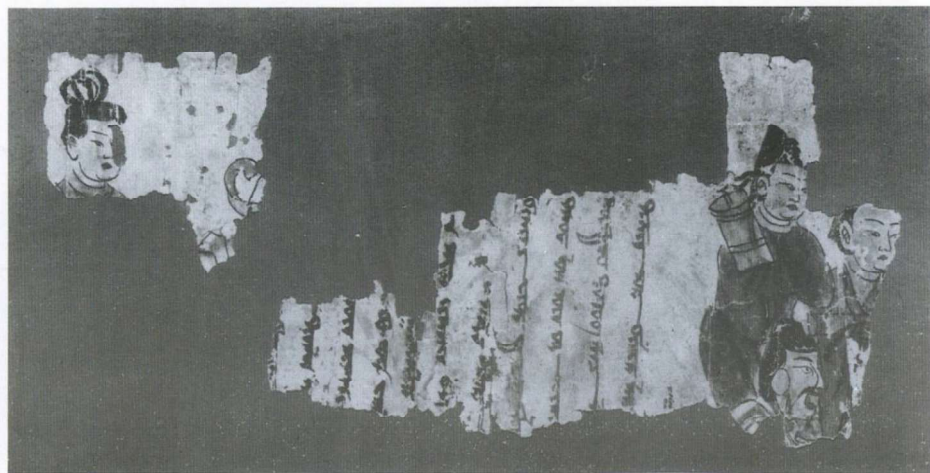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5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74; Zieme 1996, Fig.5 MIK III 4698a

³¹ Raschmann 2012, pp.209-212.拉施曼認為閻羅右邊的女子即葛瑪麗所稱之 Hofdame(n)，即女官 (ladies at court)。

³² Gabain 1971, p.30. Gabain 1973, p.59, Fig. 74.回鶻文左邊的雙環髻女當為第四殿五官王圖上的人物。

茨默以文書 MIK III 7260e 校補 MIK III 4698a 後，與 P.2003 對照如下：

7 [] amti šlok [taqšutın sözläyür	] 讚曰：
8 bišinč yiti-dä ärklig [xan	五七閻羅息諍聲，
9 tsui-luy üzüt äviri[p buyanta	罪人心恨未甘情。
10 qopdaru tutup sač-l[ar...	策髮仰頭看業鏡，
{qil'ınč küz}ägüsindä {....}lar :]	
11 timin ők bilir-lär [.....	始知先世事分明。 ³³
{qī}lmış qīlī{nčr̄y...}]	

英法所藏《十王圖》P.4523 + Cft cii.001-7 (圖16) 為純圖本，沒有文字，描繪則比其他本子更細緻。圖上閻羅王頭戴旒冕，坐在一張桌子後面，左右是善惡童子，手捧記載被審判者的善惡記錄卷宗。閻羅王的左邊是地藏菩薩及道明和尚。閻羅王與地藏之間有一面巨大的業鏡，鏡子呈現罪人生前殺牛的景象。一個獄卒揪著罪人的頭髮，強迫他看業鏡。罪人與業鏡之間，有一隻公雞、一條蛇和一頭豬，嘴和喙銜著控訴前生虐待它們的罪人的訴狀，行向閻羅王的案桌。閻羅王的右下方則有一位衣著鮮麗的女信徒雙手捧著佛經，一位穿紅袍的男信徒雙手捧著佛像³⁴。



圖 16 P.4523 + Cft cii.001-7³⁵ 第五七日過閻羅王

³³ Gabain 1973, p.51, Fig. 49=MIK III 7260. Zieme 1996, pp.406, 418-419, Fig.5-6.

³⁴ 蕭登福 1988，頁 187、192-195、208-217、225-227、264-265、269、283、287。杜斗城 1989，頁 5、11；圖版 3、4、12。Teiser 1994, pp.33-34, 175, Plate 8a and 8b, pp. 202-204, 213-214；中譯本：頁 32-33、167-168，插圖 8a、8b、頁 183-184、193。

³⁵ <https://gallica.bnf.fr/ark:/12148/btv1b83028340/f7.highres>

七、「第六七日，過變成王」

SI 3133/4 圖像左邊的關於閻羅王的回鶻文殘存無幾，但圖像右邊的關於變成王的回鶻文經文卻相當完整。拉施曼（Simone-Christiane Raschmann）將其與《卍續藏經》的《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》比定如下：

/06/ altınc yeti-däki yeti küntä özüt pinši w(a)ŋ 第六七日過變成王：

atl(i)g bäg

/07/ [-k]ä tägir : amtı šlok takšutın sözläyür 讚曰：

/08/ : altınc yeti-dä ölmiš kiši *takı* tünärig yoldın 亡人六七滯冥途，

ünü umaz :

/09/ : artokrak korkup atğanur biligs [iz] köñüli 切迫（怕）坐（生）人執意
kiši-däki umunçug 愚。

/10/ : küniñä tälmirip körür-lär m[unı] üçün nä 日日只看功德力，

buyan kılgay mu tep

/11/ : [tamulı täñr]i yeri-li ağanu[r bir kšan] 天堂地獄在須臾。³⁶

ara t(ä)rk üdin :

第六七日亡人還在冥途之中，就怕其在家屬（生人）執迷不悟，不肯修齋寫經，只要他們願意為亡人做功德，片刻之間亡人的命運就可以改變，從淪落地獄變為飛升天堂。回鶻文 pinši w(a)ŋ 當為「變成王（pien zien jiwan）」的譯音。

八、「第七七日，過太山王」

漢文《十王經》殘片 MIK III 4607a（圖 17）其左邊殘存一冥王的上半身，王冠以很長的髮針別住³⁷。圖的右邊殘存漢字「讚曰」和「[日]日只看功[德]」，即「第六七日過變成王」的讚，此冥王當即太山王，他以簪子把冠固定在髮髻上，在中國古代頗為常見。他的右後方有一個戴幘頭的男子。

³⁶ Raschmann 2012, p.209-212, Pl.1-3.

³⁷ Gabain 1971, p.28. Gabain 1973, p.66, Fig. 82.



圖 17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82 MİK III 4607a

「第七七日過太山王」未見回鶻文經文殘片。「第八、百日，過平正王」回鶻文經文有兩個殘片，經文左邊的圖像應該屬於「第七七日過太山王」。一個殘片是 MİK III 4647a (圖 18)，回鶻文經文左邊，冥王桌前有一個鬼卒舉著雙手，凶神惡煞的模樣，似在斥責一個罪人。他披頭散髮，模樣既不像回鶻人，也不像漢人，在高昌人的眼光看來，他顯得醜陋³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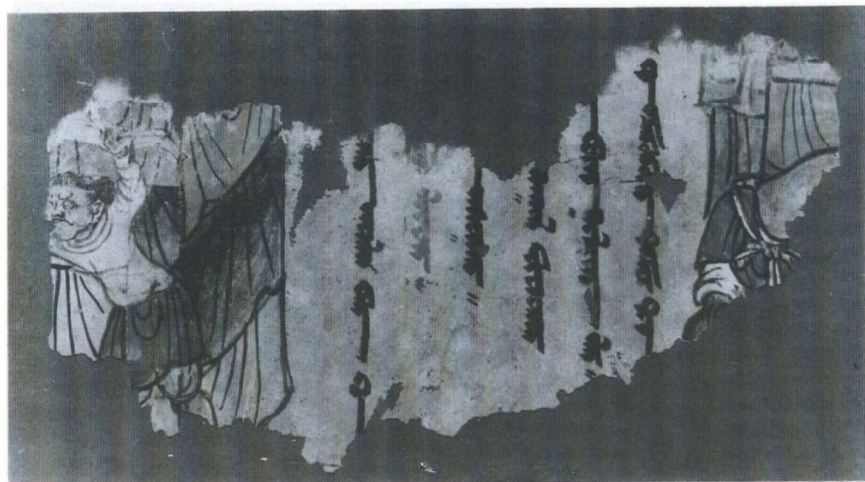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8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73; Zieme 1996, Fig.7 MİK III 4647a

另一個殘片是 MİK III 7451 (圖 19)，7 行回鶻文經文左邊的冥王，所戴的

³⁸ Gabain 1971, p.30. Gabain 1973, p. 59, Fig. 73.

帽子不同於上面有「王」字的那種帽子³⁹。其右邊有一個留鬚鬚的判官。經文右邊也有一個留鬚鬚的判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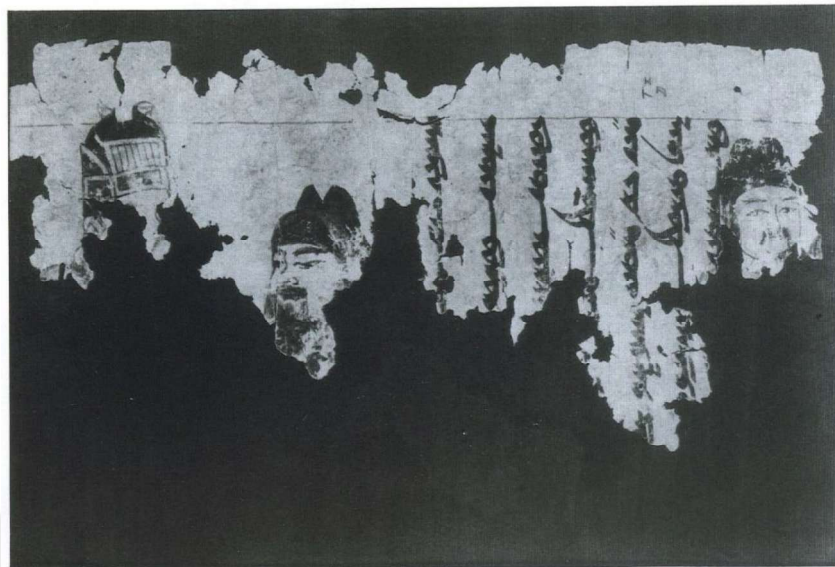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9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54; Zieme 1996, Fig.8 MIK III 7451

我們可以把漢文《十王經》殘片 MIK III 4607a 的圖像、以及這兩個殘片回鶻文經文左邊的圖像與漢文《十王圖》P.4523 + Cft cii.001-9（圖 20）做一比較：太山王戴著用冠簪固定在髮髻上的王冠，面前有一個鬼卒驅趕著兩個戴枷的罪人。



圖 20 P.4523 + Cft cii.001-9⁴⁰ 第七七日過太山王

³⁹ Gabain 1971, p.28. Gabain 1973, p.52, Fig. 54.

⁴⁰ https://library-artstor-org.ezp-prod1.hul.harvard.edu/#/asset/LESSING_ART_10311441394

九、「第八、百日，過平等王」

茨默把 MIK III 4647a 的回鶻文經文與 P.2003 的漢文對照如下：

1 []wang atly bäg-kä	第八、百日，過平等王 ⁴¹
2 [tägir : amti šlokda sö]zläyür	讚曰：
3 [] ašuqar :	百日亡人更恓惶，
4 [] qayıl kötürür	身遭枷杻被鞭傷。
5 []n buyan qiling-lar :	男女努力修功德，
6 [u]zun ämgäklig tamu-tin	免落地獄苦處長。

茨默也將 MIK III 7451 前 2 行與中村藏本對照：

1 säkizinč yu[z kün]	百日齋平等王
2 altin bolur [šlokta sözläyür : yuz]	下 ⁴²

MIK III 4647b 可以與 III 4690a (圖 21) 綴合，其回鶻文經文為「第九、一年，過都市王」，經文左邊的圖像當屬於「第八、百日，過平等王」。畫的右邊是一個面目猙獰的赤膊鬼卒，只在脖子上圍一塊虎皮，正在把一個兩腳朝天的罪人塞進湯鑊。畫的左邊是一個烏喙鬼卒，頭戴一頂西域樣式的帽子，披著斗篷，在脖子上打一個結，胸膛赤裸，下身穿一條虎皮短裙，赤腳⁴³。他手持狼牙棒，正在追趕一個赤膊的罪人。



圖 21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76 MIK III 4690a

⁴¹ 原文為「平等王」，太史文根據異本 (h、I、j、w 本) 改為「平等王」。Teiser 1994, p.214；中譯本：頁 194。

⁴² Zieme 1996, pp.409-410, 420, 421, Fig. 7, 8. 禿氏祐祥、小川貫弑 1962, 頁 265。英京、北大所藏十七種《閻羅王受記經》也均作：「百日齋平等王下」，見蕭登福 1988, 頁 262。

⁴³ Gabain 1971, pp.28, 32. Gabain 1973, p.52, Fig. 54.

我們可以將此圖與 P.4523 + Cft cii.001-10 (圖 22) 作一比較：平等王右邊戴枷罪人雙手被一個獄卒抓住，背脊赤裸，正在被另一個獄卒施以脊杖。平等王前面，一個獄卒驅趕著兩個頸上戴枷、手上戴杻的罪人。繪畫有意突出讚詞中說的「身遭枷杻被鞭傷」，戴枷犯人遭受杖打的樣子與宋代枷問（或稱枷訊）的審判方式如出一轍⁴⁴。而回鶻文《十王圖》描繪的圖景顯然更為恐怖。



圖 22 P.4523 + Cft cii.001-10⁴⁵ 第八、百日，過平等王

十、「第九、一年，過都市王」

MIK III 4693d (圖 23) 畫一戴幞頭的小吏，舉著杖，打兩個戴著連枷的罪人⁴⁶。右邊可以看到殘存的漢字「恚惶」和「功德，免落地」，顯然是「第八、百日，過平等王」的讚。其圖像當屬「第九、一年，過都市王」。

⁴⁴ 劉可維 2016，頁 143、147，圖 5。

⁴⁵ https://library-artstor-org.ezp-prod1.hul.harvard.edu/#/asset/LESSING_ART_10311441394

⁴⁶ Gabain 1971, pp.31-32. Gabain 1973, p.60, Fig. 76.



圖 23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88 MİK III 4693d

茨默將 MİK III 4647b 與 III 4690a 綴合的回鶻文經文與 P.2003 比定如下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toquzunč yil bütüďintäki kün-tä | 第九、一年，過都市王 |
| üzü tuši wang [bäg-kä] | |
| 2 [t]ägir [...] | 讚曰： ⁴⁷ |

tuši wang 是「都市王 (tuo zi ji wang)」的譯音。

拉施曼將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藏 SI 1751 和 SI 1752 綴合在一起（圖 24），我們可以將此與 P.2870 的相關部分（圖 25）作一比較，回鶻文《十王圖》的順序是從左向右，讚在圖的左邊；漢文《十王圖》的順序是從右向左，讚也在圖的左邊。

SI 1751 上頭戴王冠、留著八字鬚的都市王怒目圓睜，左後方為雙童之一，右方有一個兩腳朝天的罪人被栽進湯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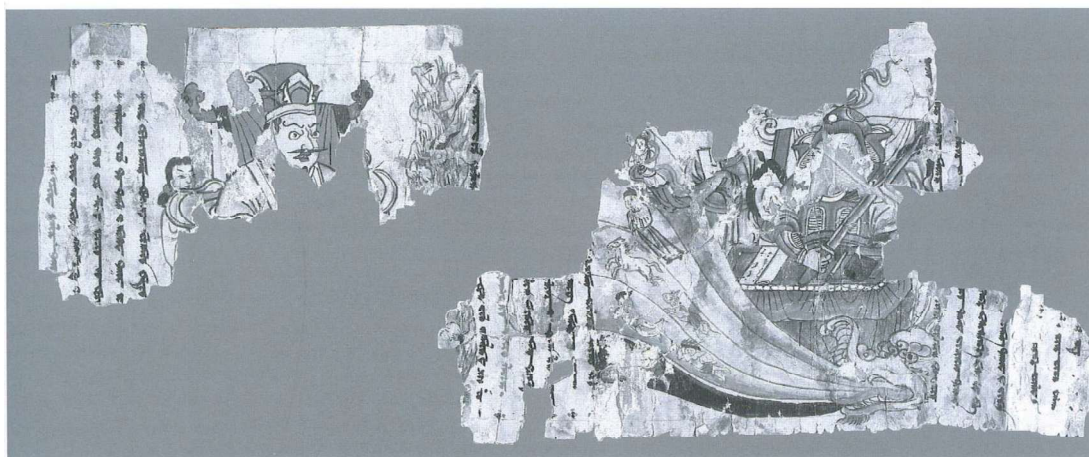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4 S.-Ch. Raschmann 2012 Fl.9. SI 1751 + SI 1752

⁴⁷ Zieme 1996, pp.410, 422, Fig. 9.



圖 25 P.2870-12-14⁴⁸ 都市王、五道轉輪王和放免生天圖

拉施曼將都市王圖像右邊的 5 行回鶻文與《卍續藏經》的《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》比定如下：

/01/ [tä]gir :: :: amti šlok takš[utin sözläyür⁴⁹]
 /02/ :: :: bir yıl tönü ärtginčä ämgänmäki T[]
 /03/ :: :: oglum kızım mini üçün nä buya[n]
 /04/ :: :: altı yol-ta tägzingüsi takı 'W[]
 /05/ :: :: nom bitimäk burhan körkin Bädiz
 [ätmäk]

第九、一年，過都市王

讚曰：

一年過此轉苦辛，

男女修齋福業因。

六道輪迴仍未定，

造經造佛出迷津。⁵⁰

管轄週年祭者為都市王，在此殿上，亡魂還在吃苦，六道輪迴的命運尚未最後決定，只要子女努力修齋，造經造像，亡魂仍然有可能出離迷津。

十一、「第十、三年，過五道轉輪王」

中國古代泰山主掌生死，「五道大神」為其下屬。佛教有掌管五道輪迴的冥司，與「五道大神」近似，遂借用其名。《太子瑞應本起經》說，五道大神「所居三道之衢：一曰天道，二曰人道，三曰三惡道。」後五道將軍與轉輪王合二為一，成為「五道轉輪王」⁵¹。SI 1752 上做將軍裝束的五道轉輪王手持寶劍，其右下方有一個龍頭，吐出五條光束，象徵五道：最上面的一道為天道，光束上站著一個天神；第二道光束上站著一個士子，代表人道；第三道光束上畫一頭

⁴⁸ <https://gallica.bnf.fr/ark:/12148/btv1b525088758/f1.item.r=pelliot%20chinois%202870.zoom>

⁴⁹ 下面劃線的詞彙在抄本上作紅色。根據第 7 行的平行短語校補。

⁵⁰ Raschmann 2012, pp.212-214, Pl.7-9.

⁵¹ 鄭阿財 2008，頁 3、17。

狼在追逐一匹馬，代表畜生道；第四道光束為餓鬼道，可以看到兩個餓鬼；最下面一道黑光代表地獄道。這可以與 P.2870-13 的五道做一比較。

拉施曼將都市王與五道轉輪王之間的回鶻文經文與《卍續藏經》的《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》比定如下：

/06/ [onu]nč üč yıl tolus[ınta] beş yol äkligi 第十至三年過五道轉輪王
čön lui[n]

/07/ [wang (atlıg) bäg-kä tägir : amtı šlok] 讚曰：
takšutın sözläyür

/08/ [... .. tıdıg]lıg kăčigig kăčä 後三所歷是開（關）津，
tükäd[miš ::]

/09/ [... .. ädgü k]ılınč-k[a] tayak- 好惡唯憑福業因。
lıg t[e]tir ::

/10/ [... .. ärip ämgäk-[din] :: 不善尚憂千日內，

/11/ [... .. tugmak ölmäk törü- 胎生產死夭亡身。
tin ::

回鶻文 beş yol ärkligi 意譯「五道」，čön luin wang 音譯「轉輪王（*tjwen liuēn jīwan*）」。五道轉輪王是最後一殿，亡人已經在中陰待了三年（千日），五道轉輪王各依其善惡業因，判其於六道中投胎轉世。惡業過重之人，縱使投胎，也常是胎死或夭亡。

五道轉輪王右邊還有 8 行回鶻文經文，拉施曼也將開頭的 2 行與《卍續藏經》的《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》比定如下：

/12/ kačan birök onunč_kantik b[ačak] 十齋具足，免十惡罪，
ötrü ölmiš kiši öz-

/13/ [-üti ... k]ılınč ///[... .. üč]ün t(ä)ṅri 放其生天。⁵²
yerintä tugar :

日本天理圖書館藏《敦煌遺片》第 3 葉（圖 26）上有張大千題詞「六道輪迴圖」，百濟康義認為：圖的左上角的五道飛雲，應該代表天道、阿修羅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餓鬼道等五道輪迴，其下的大片烏雲可能代表地獄道。百濟康義將圖左的回鶻文釋讀為：

1: onunč bäg uu ta(o...)

第十王，「五道（轉）」

⁵² Raschmann 2012, pp.212-215, Pl.7-9.

2: luin wang bäg (-ing)

輪王」公（之）

3: [k]örki ol ,

圖。⁵³



圖 26 百濟康義 1986 口繪 1 《敦煌遺片》第 3 葉

SI 1752 的五道，在 MIK III 7256（圖 27）上展現為六道，即亡靈的六種出路：最上面的雲頭應該代表天道，已經破損；下面的雲頭上站著兩個人，穿著回鶻人的日常服裝：短袍、高筒靴、束著皮帶、戴著襪頭，其中一個手捧經卷；第三道是一朵雲頭上的一位婦女，裝束如回鶻貴婦人，但有四臂，當代表阿修羅（*asura*）；第四道雲頭上，一匹狼在追逐一隻山羊，代表畜生道；第五道雲頭上是兩個赤身裸體、瘦骨嶙峋的餓鬼（*preta*），亂髮猶如火焰一般，代表餓鬼道。第六道地獄道也破損不存了⁵⁴。

百濟康義、茨默將德藏 MIK III 7256 上的回鶻文經文與 P.2003 的漢文比定如下：

MIK III 7256

- 1 [] r : amti [šlok taqšutīn sōzlāyūr]
- 2 [anta] kin üçünč yilta t[
- 3 [ädgü] ayıy bolmaqı ängäyü ädgü q[i]līnč-
qa :

讚曰：

後三所曆（歷）是關津，
好惡唯憑福業因。

⁵³ 百濟康義 1986，口繪 1，頁 148-146。

⁵⁴ Gabain 1971, p.30, 32. Gabain 1973, Fig. 77.

- 4 [] : ming kün içintä ozaqı busuṣ-lıy äri[p 不善尚憂千日內
 5 [] buyan küči üzä qutrulur tuymaq ölmäk [... 胎生產死拔亡人。⁵⁵

回鶻文 *buyan* 源自梵文 *puṇya*，意為功德（*merit*）⁵⁶。回鶻文譯文有助於我們理解「胎生產死拔亡人」，「拔」即「救拔」、「拔濟」，其意當為：即使亡人命定胎死，只要家屬做足功德力，仍然可以將其「救拔」出來。



圖 27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77; Zieme 1996, Fig.12 MİK III 7256

MIK III 7246（圖 28）也是五道轉輪王圖，經文右邊只殘存一個武吏，擎舉一桿杖，杖頭似為一狼頭⁵⁷。

⁵⁵ 百濟康義1986，頁143-142。茨默引用太史文的英文翻譯，未能體現出*buyan*的含義，見Zieme 1996, pp.411-412, 425, Fig. 12。太史文認為，原文的句子較為難懂，「拔亡人」或意為「拔出一個死人」（不大可能），或意為「迅速死去」，這是「拔」的可以證實但是不常見的用法。因此根據異本改為「夭亡人」（Or to perish at a tender age）。Teiser 1994, p.216, note 190；中譯本：頁195，註⑧。

⁵⁶ Clauson, G. 1972, p.386.

⁵⁷ 葛瑪麗判斷似為龍頭。Gabain 1971, p.29. Gabain 1973, p.55, Fig. 62。有的學者認為也可能是摩羯魚頭。與中亞狼冠錢上的狼頭比較，筆者提出此可能為狼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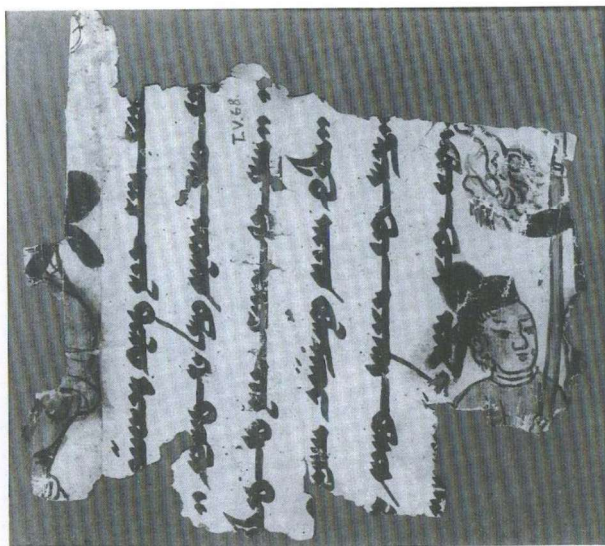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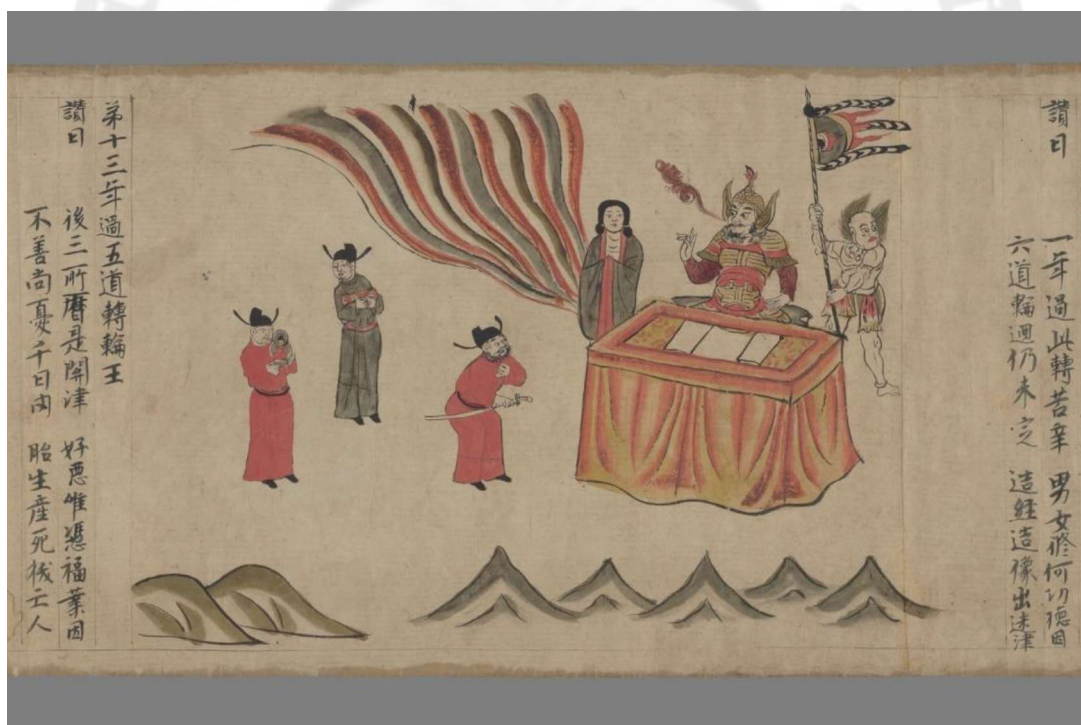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8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62; Zieme 1996, Fig.11 M1K III 7246

我們可以將此圖與 P.2003-13 (圖 29) 作一比較，那裡五道轉輪王右後方有一鬼卒手持一面旗幟。



Source gallica.bnf.fr /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,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, Pelliot chinois 2003

圖 29 P.2003-13⁵⁸ 五道轉輪王

此外，百濟康義、茨默亦將德藏 M1K III 7246 的回鶻文經文與 P.2003 的漢文進行比定，對照如下，以備參考。

⁵⁸ <https://gallica.bnf.fr/ark:/12148/btv1b83028058/f20.item>

MIK III 7246

- 1 [on]unč üč yıl tolu-sintaqı [küntä] 第十、三年
 2 [üzüt...] luin wang atly bäg-kä tägir : 過五道轉輪王
 3 [amtı šlokda sözläyür] :: 讚曰：
 'äng kin üçünč yıl-ta tidi[] 後三所曆（歷）是關津，
 4 [] 好惡唯憑福業因。
 ädgü ayıy bolmaqı 'ängäyü
 5 [] 不善尚憂千日內，
 ming kün içintä busuš-l[uγ]
 6 []: 胎生產死拔亡人。⁵⁹
 buyan küči ög q[arınta]

十一、卷末放免生天圖

勒柯克在《高昌》一書還中刊佈了吐魯番吐峪溝（Toyoq）左岸寺廟遺址的「遺書室」中發現的一幅細密畫殘片（MIK III 6331，圖 30），他寫道：「畫面的中下部，是個佛教僧人。他穿黃色內衣，在脖子前對襟；外衣為紅色；左肩上披一件棕紅色藍里的百衲衣，圍在右腋窩，然後繞向左臂，從左臂上垂下來。頭已剃過，腳上穿一雙簡陋的鞋。和尚左手拿著很大的錫杖，右手舉著化緣鉢。一隻小狗後面的矩形物體是一堵牆。這片殘畫大概是陶迪亞狗（Taudiya，地獄之犬）傳說的一部分。」⁶⁰

圖 30 MIK III 6331⁶¹ 放免生天圖

⁵⁹ 百濟康義1986，頁143-142。Zieme 1996，pp.411-412，424，Fig. 11.

⁶⁰ Le Coq 1913, Tafel 47.e. <http://dsr.nii.ac.jp/toyobunko/LFc-42/V-1/page/0167.html.en>；中譯本：頁 135。

⁶¹ <http://dsr.nii.ac.jp/toyobunko/LFc-42/V-1/page/0167.html.en>

松本榮一認為此圖製作年代可定為 9 世紀或 10 世紀，為地獄圖的一部分，與敦煌發現的十王圖卷地獄圖相同，地藏菩薩持錫杖與鉢（或寶珠），足下置犬。大英博物館藏《十王經》圖卷（Cft cii.001，圖 31）卷末地獄圖右半已失，圍牆內床座上躺著裸身的亡者，兩側門柱上各有一隻蹲坐的狗。MIK III 6331 與 Cft cii.001 上的狗意義相同⁶²。葛瑪麗也認為這是地藏，形象一如當時高昌的僧侶，腳穿草鞋，頭披風帽⁶³。



圖 31 P.4523 + Cft cii.001-13⁶⁴ 放免生天圖

茨默釋讀了回鶻文，並與中村藏本《十王經》做了對照：

[on türlüg] ayıy qıl[inçt]in biş türlüg 具足，免十惡五逆之罪。
[anantraş yazuaların boş]unur-lar⁶⁵

中村藏本此處作：「爾時閻羅法王歡喜，又更廣勸信心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努力修此十王齋具足，免十惡五逆之罪。」與此相應的 P.2003 比較簡單：「十齋具足，免十惡罪，放其生天。」⁶⁶MIK III 6331 的地藏應該是放免生天圖的組成部分，而非第十殿五道轉輪王圖的一部分。

MIK III 4535（圖 32）是另一個卷末放免生天圖殘片，葛瑪麗從圖上辨認出左右手持錫杖與化緣鉢的地藏⁶⁷。地藏的前面是一個口吐火焰的餓鬼，餓鬼

⁶² 松本榮一 1937，上卷，頁 404、Fig. 105、頁 414；中譯本：上冊，頁 235、Fig.105、240。

⁶³ Gabain 1971, p.28. Gabain 1973, Fig. 80.

⁶⁴ https://www.britishmuseum.org/collection/object/A_1919-0101-0-80

⁶⁵ 茨默將此圖列為第十殿五道轉輪王之下，Zieme 1996, pp.410-411, 423, Fig.10。

⁶⁶ 禿氏祐祥、小川貫弑 1962，頁 266。英京、北大所藏十七種《閻羅王受記經》也同中村藏本，見蕭登福 1988，頁 262。何以意為「具足，免十惡五逆之罪」的回鶻文經文在地藏像的右邊，尚待進一步研究。

⁶⁷ Gabain 1971, p.28. Gabain 1973, p.62, Fig. 79.

後面的火焰熊熊的地獄城，城中可以看到床上躺著一個淪落地獄道的亡魂。



圖 32 A. v. Gabain 1971, fig. 79 MIK III 4535

十二、結語

筆者原擬探索佛教《十王經》圖卷對摩尼教「宇宙全圖」審判場景的影響，瀏覽回鶻文《十王經》圖卷後，覺得值得單獨成文，遂撰成此文。

在高昌摩尼教與佛教並存，關係密切。MIK III 4957a 是與其他摩尼教抄本在同一時間、同一地點被發現的，因此勒柯克將其置於摩尼教細密畫這一卷裡。但他自己也不太有把握，因為當時對《十王經》的研究尚未開始。直到松本榮一方提出其為《十王經》圖卷殘片，而古樂慈也認為其並無確實的內容可以確定為摩尼教繪畫殘片。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到摩尼教與佛教繪畫互相影響的程度之深。另一個例子是 MIK III 151，整個殘片可以確定為《十王經》圖卷，但這個殘片有 5 層，最上面的第 1 層紙本佛教繪畫及其襯紙破損後，第 3 層摩尼教絹畫才顯現。摩尼教文書或繪畫被再次使用，用於佛經、佛畫還不止這一例。

回鶻文《十王經》圖卷毫無疑問是以漢文《十王經》為母本的，現在可以辨認出來的有卷首說法圖和卷末放免生天圖，十個冥王中，至少有初江王（回鶻文 Čoqong [wang]）、宋帝王（Tsung [ti wang]）、五官王（Qoqan wang / [Q]oqon wang）、閻羅王（Ärklig Xan）、變成王（pinši w(a)ŋ）、太山王（<Taišanvu ögäsi bilgäsi>）、平正王（[]wang）、都市王（Tuši wang）和五道轉輪王（uu

ta[o čön] luin wang 或 *beš yol ärkligi čön luin wang) 等九圖的圖像或文字。回鶻文經文大部分可以與漢文經文比定，圖像也基本結構相同，有許多細節也類似。

如果說《十王經》是從漢文化輸入胡文化，那麼摩尼教「宇宙全圖」就是胡文化輸入漢文化。學界已經考證得相當確實，日藏「宇宙全圖」的源頭是摩尼親繪的《圖集》（常以科普特文名稱稱之為「埃空（Eikōn）」），相當吻合科普特文《克弗來亞（Kephalaia）》中關於宇宙的描繪，包括十天八地、光耀柱、日月、明界等，還呈現了幾乎整個摩尼教神譜。

但是，回鶻文與漢文《十王經》圖卷的比較也說明，回鶻文《十王經》並非一成不變地以胡語翻譯漢語、以胡畫臨摹漢畫。有一些回鶻文經文，比如 MIK III 4698a 第 1-6 行、MIK III 7451 第 3-7 行、MIK III 6331 第 1-6 行、SI 1751 + SI 1752 第 14-18 行，尚未比定。它們可能不是從漢文異本翻譯過來的，而是回鶻人的改寫。圖像方面也不少不同於漢文本的描繪，比如，MIK III 6281 的罪人可能為粟特人，圖上還題了他們的名字，其中一個手腳都拘束在一個扭裡，因此只能腹部朝下躺在地上。MIK III 4698a 上的獄卒在耳朵的位置上只畫了一個橢圓形，表示對罪人充耳不聞。MIK III 4690a 右邊的鳥喙鬼卒也不見於漢文本，左邊將罪人倒栽蔥扔進湯鑊的圖像又見於 SI 1751，也不見於漢文本。SI 1752 上以龍頭吐出五道，也別具特色。MIK III 7246 上的狼頭桿杖也顯示了回鶻特色。

「宇宙全圖」也絕非一成不變地臨摹摩尼親繪的《圖集》，繪製者肯定根本沒有機會看到《圖集》。《圖集》在東傳的過程中，已經融入了伊朗文化、中國文化的影響。「宇宙全圖」上出現須彌山、四大部洲顯然是受佛畫影響的結果，而其審判圖景（圖 33）明顯受到《十王圖》的影響。審判場景左下方紅雲上的三個盛裝俗人很可能相當於《十王圖》上造經造像的善男信女，他們順利經過冥王的審判，不會墮落地獄，而會飛升天堂，至少也「生富貴家」，整個宇宙其實就是「明身醫療藥堂」。這個題目自然需要另外撰文詳述，在此不贅。



圖 33 「宇宙全圖」審判場景

主要參考文獻

- 牛汝極 《回鶻佛教文獻——佛典總論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鶻文佛教文獻》，烏魯木齊：新疆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。
- 榮新江主編 《吐魯番文書總目（歐美收藏卷）》，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。
- 杜斗城 《敦煌本〈佛說十王經〉校錄研究》，蘭州：甘肅教育出版社，1989年。
- 張 總 〈《十王經》新材料與研考轉遷〉，《敦煌吐魯番研究》第15卷，2015年4月，頁53-93。
- 劉可維 〈敦煌本《十王圖》所見刑具刑罰考——唐宋《獄官令》為基礎史料〉，《文史》2016年第3輯，頁127-148。
- 鄭阿財 〈唐五代「五道將軍」信仰之發展——以敦煌文獻圖像為核心〉，《中國俗文化研究》第5輯，2009年3月，頁1-17。
- 蕭登福 《敦煌俗文學論叢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年。
- 禿氏祐祥、小川貫弑 〈十王生七經讚圖卷の構造〉，《中央アジア佛教美術 = The ancient Buddhist arts in Central Asia and Tun-Huang》，京都：法藏館，1962年，頁255-296。
- 松本榮一 《燉煌畫の研究・圖像篇》，東京：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，1937年。
- 松本榮一著，林保堯、趙聲良、李梅譯 《敦煌畫研究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9年。
- 百濟康義 〈天理圖書館ウイグル語文獻〉，《ビブリア = 天理圖書館報》No.86，1986年5月，卷首彩圖1-2、頁180-127。
- 太史文著；張 煜譯，張 總校 《《十王經》與中國中世紀佛教冥界的形成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。
- 阿爾伯特·馮·勒柯克、恩斯特·瓦爾德施密特著 《新疆佛教藝術》，烏魯木齊：新疆教育出版社，2006年。

勒柯克著，趙崇民譯，吉寶航審校 《高昌：吐魯番古代藝術珍品》，烏魯木齊：新疆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。

A. Gabain, "The Purgatory of the Buddhist Uighurs. *Book illustrations from Turfan*," in: William Watson ed., *Mahayanist art after A.D. 900*, (Colloquies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, no. 2) London: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, 1971, pp. 25-35.

——— "Kṣitigarbha-Kult in Zentralasien. Buchillustrationen aus den Turfan-Funden", in: Herbert Härtel and Volker Moeller ed., *Indologen-Tagung 1971*, Wiesbaden: Steiner, 1973, pp. 47-71.

A. Le Coq, *Chotscho: Facsimile-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-Turkistan, im Auftrage der Generalverwaltung der Königlichen Museen aus Mitteln des Baessler-Institutes*, Berlin: Dietrich Reimer (Ernst Vohsen), 1913.

——— *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*, Berlin: D. Reimer, 1923.

G. Clauson, *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-thirteenth-century Turkish*, Oxford: Clarendon Press, 1972.

H. Härtel and M. Yaldiz, *Die Seidenstrasse: Malereien und Plastiken aus buddhistischen Höhlentempeln aus der Sammlung des Museums für Indische Kunst Berlin*, Berlin: D. Reimer, 1987.

J. Elverskog, *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* (Silk Road studies; 1), Turnhout: Brepols, 1997.

P. Zieme, "Old Turkish Versions of the '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'", in: Giovanni Stary ed., *Proceedings of the 38th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(PIAC), Kawasaki, Japan, August 7-12, 1995*, Wiesbaden: Harrassowitz Verlag in Kommission, 1996, pp. 401-425.

S. Raschmann, "The Old Turkish Fragments of *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* (十王經 *Shiwang jing*)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," RAS, in: Irina Popova and Liu Yi ed., *Dunhuang studies: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*, St.

Petersburg: Slavia, 2012, pp.209-216.

S. Teiser, *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*, Honolulu, HI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1994.

Z. Gulácsi, *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*, Turnhout: Brepols, 2001.

